

谢其章 著

北京往日抄



上海辞书出版社

谢其章 著

北京往日抄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往日抄 / 谢其章著.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6. 8

(开卷书坊·第五辑)

ISBN 978-7-5326-4699-9

I. ①北… II. ①谢…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3682 号

北京往日抄

谢其章 著

丛书策划/蔡玉洗 董宁文 责任编辑/辛 琪

美术编辑/姜 明 技术编辑/顾 晴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辞书出版社出版

200040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www.cishu.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苏州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 7.875 插页 4 字数 130 000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4699-9/I·319

定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68180628

序

忽然算出来，我在北京已经住满了六十年。对于古都，我不是怀旧分子，过去的生活很穷，穷有啥好怀念的。说穿了，所谓怀旧，实质就是不愿承认自己老了，年华尽失。

知堂老人的八道湾十一号的拆掉，怀旧分子长吁短叹，好像自己的祖宅拆掉了。我去过十一号三趟，一次是独自一人走的旁门，一次是与止庵进的正门，最后一次是和文珍远远地望着废墟。知道将拆的时候，曾鼓动年轻朋友去搞个纪念物来，朋友果然去了，没搞到前门的，好像把旁门的门牌搞到了。另一位年轻朋友搞来一块正房的瓦当，用报纸包着交给我，那天在饭桌上的还有杨小洲，他说喜欢收集瓦当，我随手给了他，连这块八道湾的瓦当长什么样也没记清楚。

怀旧的另一个方式，我想做的是把它记下来，写出来。本书里的《周作人在定县》《北京日记》《颐和园乐寿堂前的一张旧合影》《我与作家老舍》《我的木工小史》《阿姨》等连同书名“北京往日

抄”均是我想表达的那种怀旧，无意撕心裂肺，让
伤感静静地流淌，无嗅无味，慢慢归零。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日深夜

1 序

目录

卷一

- 3 朱朴之退婚王敦礼
- 18 《古今》休刊之谜
- 25 郊游图
- 33 周作人在定县
- 40 张爱玲与柳存仁的“阳台旧怨”
- 47 故都一瞥
- 55 七十二年前的一张合影
- 62 颐和园乐寿堂前的一张旧合影
- 69 《文艺春秋》有三个“创刊号”
- 76 《近代诗钞》
- 81 《潇湘涟漪》小考
- 87 章衣萍的《作文讲话》
- 92 徐速与《当代文艺》
- 96 邓之诚《闭关吟》
- 103 北京日记

卷二

- 143 范用《存牍辑览》读后
- 150 交道口北头条有座书房
- 156 他对新文学有一种执拗的偏爱
- 163 每个人的惜别
- 169 不要放过虚妄的一面
- 174 拿什么来纪念中国杂志诞生二百年·
- 182 报国寺书摊，遥远的记忆
- 186 我与作家老舍
- 193 “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
- 197 电影说明书忆旧
- 204 过去唱戏，现在唱歌
- 209 书之归宿
- 212 “老虎尾巴”及其他
- 219 亦喜亦忧话送书
- 224 我的木工小史
- 229 阿姨
- 236 高山哥，我怕你
-
- 241 后记

卷一

朱朴之退婚王敦礼

一

一想起我竟然不知道“朱朴（朱省斋）退婚王敦礼”这件事，不禁黯然神伤。二十五年前为了购买朱朴主办的《古今》，我拼上了家底；十几年前我又重值购入一套《古今》，为的是一套收藏一套翻阅；前几年我编了一本《朴园日记》，还是朱朴。此外我还写过几篇有关朱朴的小文。等等这些，我自认为够了解朱朴其人，所以轻信了朱朴所说的一些话。现在见到新材料，虽然属于朱朴之私生活，虽然只是王敦礼一面之辞，还是难免心生上当之感。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我的青年朋友宋希於，近年才认识，年纪小我一半也许还要拐弯，却一连写出《朱朴之感慨万千》《吴商确是柳雨生》等有关沦陷时期上海文坛的考据。由于相识，所以小宋对我的相关文章的失误失察，点到为止。我一边感到后生可畏，一边又为多个“沦陷上海文坛”同好，好生欢喜。前些日子，正在写《张爱玲柳存仁“阳台旧怨”》，小宋说

他刚好才去了常德公寓还拍了照片，我忙说你传给我一两张阳台照片，并问他进到公寓里了么，他说公寓已不让“瞻仰”了。

说这些话之前，小宋告知：“谢老师，今年泰和嘉成春拍有这么件东西，您一定有兴趣：(网址)。”我忙寻着网址去看，果然大有兴趣：第945号拍品“朱省斋未婚妻材料”。所谓材料只是“未婚妻”致“朴”的一通信，信似乎为多页，而目录只展示第一页，所以看不到“未婚妻”姓甚名谁及写信的日期，欲观全信，必须亲赴拍卖现场。以下是我和小宋在微博里的通话。我：“收到泰和目录，你判断朱妻信写于何时？你去现场看全信么？”小宋：“谢老师好，泰和目录我未见。信中内容有‘北京’、‘梅夏两部长’等语，大概就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所写吧。我也想去看看全信，您同去吗？”我：“我懒得去，你该去看看。也好续一篇‘感慨万千’。”小宋：“哈哈，届时去瞄两眼，有情况再续告。”

第二天，我问小宋：“是梁文若致朱朴的吧，不会是亡妻沈氏所写？”最要紧的情况出现了，小宋语出惊人：“有个文献，不知您是否寓目：(网址)。”我忙寻址一观，虽是草草一观，已惊出一身冷汗。回小宋：“我没看过。朱朴与梁文若婚

后似亦另有心上人。草草看了这个档案，泰和的信有可能是退婚女写的。如是，你可以写朱朴之生命中的四个女人了。”小宋回曰：“这个估计到时候还得您操刀哇。我回头先去预展把材料落实一下。”我开玩笑：“咱们是不是开始八卦啦，哈哈。”

我不是个严谨的人，小宋问了我两遍去不去看现场落实一下材料，他独自去了，我终于没去。我只是觉得，在朱朴亡妻（沈氏）之后与梁文若结婚之前这中间还有一个退婚王敦礼的事实就够了，至于退婚的内幕，那是纯粹的私生活，听一耳朵得了。

关于朱王退婚风波，理想的情形是我和小宋各写一篇，像秦淮河那样，俞平伯和朱自清分别写了同一个题目《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如果没有看到某旧书网站的十几件涉及朱朴退婚的材料，那么不去泰和嘉成的拍卖现场看看实物，根本写不成文章。有了旧书网站的材料，不必再看泰和的实物也可以形成文章。泰和嘉成拍卖的意义在于这批材料上了更高更具影响力的平台，引起了小宋的注意。小宋的聪明在于顺藤摸瓜，竟然被他找到了拍品的来源（卖家），据此所作的分析则无一脱靶。说起来也挺可笑的，旧书网站二〇一二年即零散地不间断地在拍卖这批材料了，而且卖得价格极低，直到前几个月还在卖出。泰和拍品原已在旧

书网站拍卖过，未成交，而泰和拍了八千四百五十元。

两个地方的拍卖有一个共同之处，每件拍品均附一份打印出来的文字（十一页）。我以为是原刊某杂志的复印件，还是小宋高明，他说：“此文甚奇怪，似乎是散页或传单。上拍的‘朱省斋未婚妻材料’的背景，也是这个材料。”我再细看，确实不像印刷品。

这份十一页的文字太重要了。它有个题目“《古今》月刊创刊号朱朴《四十自述》书后”。开头便直奔主题：“呜呼朱朴，你在本年三月《古今》月刊创刊号所登载你《四十自述》那篇文章，我们老早就要回答你了，可是君子待人以德，我们不愿意及早给你一个评判。又因为我同你个人的关系总要存多少忠恕之道。所谓忠者，你是我的未婚夫，我自始至终总是抱着忠心于你的观念。所谓恕者就是你虽然罪恶满盈人言啧啧，我总希望你能够及早回头，成全我两人的婚事。可是事到如今一切的一切如同梦幻，所以我不得不下决心同你来作这篇《四十自述》的书后。”

落款“民国卅一年耶稣圣诞王敦礼谨书”。

王敦礼的父亲王廷璋（一八八四——一九四四），字子琦，号澹鑫，浙江绍兴人。毕业于比利时黎业斯大学，获商学士学位

位。为民国资深外交官员，历任北京政府外交部条约司科长、大总统府秘书兼外交部秘书、驻墨西哥公使馆一等秘书、驻旧金山总领事、北京政府外交部参事、代理外交部交际司司长、外交委员会事务处帮办、驻葡萄牙全权公使。一九四〇年三月，被汪伪政府任命为公使。

旧书网站所拍卖王廷璋、王敦礼信札，卖家冠以“北洋、汪伪时期著名外交官王廷璋家族史料系列”总名目，除了十来通有关退婚事情的信件，还有大量亲友之间的信件，内容庞杂，租房契约，汇票单据，居家账簿，私人日记，照相册均在内。这批信件均出自一个卖家（上海）之手，我们是否可以据此判断王家后人一股脑儿给扔（卖）了出来。有一个小疑问，受信人朱朴的信怎么会留在王家？有两种可能：一，写信时留了底稿；二，退婚决裂时向朱朴索回。

整批材料里未见朱朴一字一言，只见女方的愤愤不已，气难平，恨难消。我们看不到朱朴本人公开或私底对于退婚王敦礼一丝一毫的态度，这也许是我们迟至今日才知道朱朴的婚姻史中还有这么个插曲的原因。倘若这批材料再晚上一二十年披露，我或许连提笔的兴致也没有了。

退婚风波中这封信（见图）似出自王廷璋之手，但很可能

是抄件。第一行有“致朴之先生函 十一月四日 挂号”，通常书信不会如此写法。王廷璋的字很像齐白石（或者应该说白石翁的字像王廷璋），哪里会写成这个样子，涂改处多有，显系他人代抄（或代拟）。这么推断也许解释通了上面所说的第一个可能。信的内容如下：

朴之先生有道，阔别五月未聆教益，至以为念。仆携小女敦礼现已安返上海。在京沪车上承友以《古今》半月刊第九期见示其《满城风雨谈古今》一文，内有我公殇子周年之痛言，闻之不胜感慨。公之殇子乃公之自误，今公对于死已不可复生之事达一周年犹悲哀如所然，对于亦过一周年之未婚妻则置之不谈，存心遗弃。试问为其父母者能不惶惑乎？公现在上海不在南京已由长途电话予以证实，务祈早□迅即露面磋商一切，否则未来之结果唯公负其全责。勿谓言之不先也。此颂安绥。

《古今》第九期出版日期为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六日，那么此信应写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四日。据“阔别五月未聆教益”语，朱王两家一九四二年五六月间尚未完全决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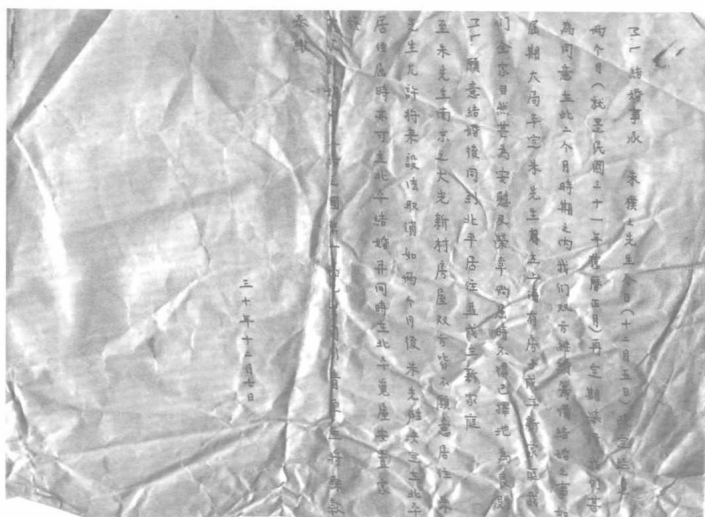
王敦礼“《古今》创刊号书后”写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敦礼与朱朴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日订婚。

这几个时间须记牢，因为朱朴后来的言行，简直就跟没事人似的，仿佛压根儿就没发生过什么订婚退婚，不得不佩服朱朴之心理素质。

二

上述旧书网拍卖的材料里有王敦礼父母写的一张纸条，可以说明朱王婚事的进程及具体日期。

M. L. 结婚事承朱朴之先生今日（十二月五日）改定延迟两个月（就是民国三十一年旧历正月）再定期举行，我们甚为同意。在此二个月时期之内，我们双方继续筹备结婚之事，如届时大局平定，朱先生上海有房子成立新家庭，我们全家自然甚为安慰及荣幸，倘届时不得已择地为良，则 M. L. 愿意同到北平居住并成立新家庭。至朱先生之南京大光新村房屋双方皆不愿意居住，朱先生允许将来设法取消，如两个月后朱先生决定在北平居住，届时亦可在北平结婚并同时在北平觅屋安置家族。



王敦礼父母写的纸条

纸条最后还有一行话，由于折皱，有几个字看不清，大意是“前次订婚所交来之国币一万元口清单并将余款奉缴 三十年十二月七日。”

附于纸条后面的是一张清单：

八月一日

交来支票国币一万元正